

# 中國現代史

• 資料選輯

第四分冊 抗日戰爭

1949

河南大學政治研究室翻印

# 第一輯 參考史述

## 一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

### 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六年多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的烟幕下進行對敵妥協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就宣傳投降妥協的言論來講：有曲解中外歷史，側面「證明」，「戰是誤國，降是愛國」，指奸為「忠」，指忠為「奸」的，這是一種；有借口抗戰，暗中偷偷的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高呼抗戰，但故意強調抗戰的困難，宣傳什麼「國勢孤立」和什麼「人心厭戰」，把勝利描寫得遙遠無期，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敵人的困難，說「日本天皇亟欲罷戰言和」，「這是日本官方唯一正式計劃」，以達到宣傳中國必須投降或不妨礙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而一切投降妥協言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乃是模糊抗戰目標，偷偷摸摸的取消收復九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口號，而代以「犧牲到底」，「力量用完」，「國際條約生效」，「英美干涉實現」或「恢復抗戰以前狀況」等等曖昧的詞句，以便以「敵國與國際情勢為解決之張本」而隨時接受屈辱條件。其次，在妥協投降活動的方式上有公開投敵的；有暗中潛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敢提出親日，真提出走德意路線，以通過德意向敵人屈膝求和的；有邀請英美調解的。而一切活動中最厲害最險惡的一種，是：實際與敵寇進行妥協，表面却打着抗戰旗幟：心裏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頭說的，都是法西斯主義，但却假意戴著民主的帽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民；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路線，外表但却打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至有人自捧為聯合國

國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在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却飾着「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騙取盟國的軍火，達亂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痹國內外的驚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投敵，吳逆開先的回滬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發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實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妥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發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 一、「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豎電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潮。但即在此抗戰高潮時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昇於重任，且仍不肯對日宣戰，並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鬆，各地民衆救亡運動均遭國民黨當局的嚴厲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行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在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對共產黨宣言遲遲不肯發表，對關建紅軍游擊隊向鳴部借口集中改編加以消滅，對陝甘寧邊區始終不實現承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十八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議宣統父同志在西安被暗殺。

一九三七年

### （一）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時，敵近衛內閣高叫「不擴大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盧溝橋事件報告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董事的解決！」「我國國策，爲求自存與共存，始終愛護和平。」

### （二）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  
日寇向蔣  
提出第一次  
議和條件  
●.....○

十月 蔣英、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議和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地作為日本租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  
親日派  
第一次醞  
釀投降  
●.....○

十一月 十三日「解放」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利用一些老牌漢奸在上海到處活動，散佈『和平』空氣，誘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陳思生，李思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批漢奸現在均羈縻上海淞滬飯店，哈同花園，忙個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竊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鼎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籟曾與日紗業界某人接洽和緩中日戰爭，王克敏、陳思生及一日本外交員曾與中國財政界某要人接洽，南京政府內主持黨務某要人在滬與銀行界會晤，醞釀和平運動。李思浩最近曾有一密電致南京府府某要人，略云：『上海事件如有如何困難之處，願竭力加以調解。』他同時對中日談判提出下列意見：『（一）實際承認滿州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三）維持山東韓復榘，（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提攜。』這與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牽着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  
陶德曼提出  
第一次議和  
條件  
●.....○

十二月 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甘介侯致國民參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為：（一）承認偽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之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代替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

反共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爲：（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四）中國對日本作必要之賠償。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徐謨次長報告德大使調停和議。汪逆投敵後會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舉一區例」一文，將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稚暉爲文斥汪逆「洩露國家機密」，但對於事實內容，並未否認，茲將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下：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仁，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逆主席，密書長：張羣。密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傳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滅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鐵礦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反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

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鎮自稱——下同）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則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

……。  
蔣介石  
一次動  
搖  
……。

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與其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藩，徐次辰（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者）。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約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武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藩的意見，唐未及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講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藩，唐也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成亡國條件；（二）南北問題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爭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德大使報告德意。

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假此條件乃是真的美教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亦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真的美教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與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摘要）

汪逆發表「舉一個例」公佈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後，不久吳稚暉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一文，其中稱：「汪氏斷斷於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這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守職務地位，以洩露秘密，處刑更嚴。汪氏此番自己已知道：「為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秘密，到如今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但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以擴大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

（三）「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南京失守以前，「汪精衛於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日先後發表了「尋求與國團結民衆」的文章與「我們怎樣持久」的演說，求出了「緩降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與「犧牲才能持久」的內政政策。」（解

第一卷二十六期）他的「只有犧牲的民族失敗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廣播所謂「最後關頭裏」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逞的手裏。」「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抑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二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說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中全會宣言裏，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抗戰！是和平路線，九國公約提議調解也是和平路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線，聯絡英美法是和平路線，而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十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一文亦謂：「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單獨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以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本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協定（按：即「民非協定」）之德意。也加以聯絡，期待其能維持對中國向來之友誼……統一中國，實為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澐亞所寫「戰始能和，雖和必戰」一文與江道義所報中華日報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和亦必戰」簡直是等詞的再版。陶澐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激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成熟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夠停戰講和。……」

(四) 南京失守後敵寇投降，與重演「三國還遼」的故事以  
制止中日戰爭的建議

一九三八年

一月 十六日敵酋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與重演遼施。二十二日敵外相廣田稱：『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也不使滿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政治的變遷，重新合作。』（註：南京陷落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失守，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始返國。）

×……×  
日寇一打一拉  
×……×

五月 二十六日，宇垣一良任敵外相，取消了不承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言。

六月 十八日偽滿洲國政府與偽滿洲國政府締結立後，發出請願投降的電。二十日支那報紙提出了『三國還遼』，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遼東均勢』，茲將該會議理由要點原文摘錄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時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遼東均勢，是靠着英美的合力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遼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日無國際契約，假由於英美對遼東問題的步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要重造遼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法蘇合作不可。西格門說：『惟有英美的聯合繼續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暴行，使遼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遼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遼東利益，盡為日本的魔掌一掃而去，而且遼東戰爭必有一天擴大為世界大戰，成為人類空前的浩劫。最後，我們並不希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武裝干涉，強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因為這也

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愛好和平國家，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法，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

#### (五) 廣州武漢失守前後汪精衛通敵有據，最高當局不予追究

七月 二十二日汪精衛公開在中外各報發表談話，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和平調停。

○…………○ 八月 張高峯事變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  
日寇提出 五條件。據五日香港通訊稱：「日蘇邊境糾紛日  
二次議和 烈有成為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  
條件  
○…………○ (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香港，上午「孖刺西報」

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晚報均刊載。五條件是：一、日本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關北，江橋，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十月 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這時候，據聞軍事機關搜獲汪精衛通敵的證據（按：汪逆此時期同時對海通社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二十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 三日，緊接着武漢、廣州淪陷，敵政府再度發表聲明，宣稱：「國民政府如拋棄其目前的政策，更改其構造，前來參加「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時，不予以拒絕。」出旬，南嶽軍事會議中（按：該會議於二十五日開幕），有人提及搜獲汪精衛通敵證據事，但最高當局暗示，就是汪果有此事，也要讓其完全證實後才可處分。

#### (六) 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與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的主和論者

○…………○ 十二月 三日敵僞近衛宣稱：「中日衝突可有解  
日寇 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而參加行  
再拉 將成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云云。（編者按：十二月  
○…………○

敵少將軍主張改變目標，停止反蔣，把目標縮小到「反共」，如蔣能「反共」，日本不僅不「反蔣」，且可「擁蔣」，「歡迎蔣返南京」。）五日，胡適大使奉蔣命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謂：「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實難接受，故決繼續抗戰。」十八日，汪逆夫婦、汪既（姪）及侍從一入暨陶希聖、傅斯年等投敵離渝飛漢。二十一日，汪逆夫婦、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傅斯年等抵河內。（註）

○…………○  
近衛聲明日本與「新中國」三原則  
○…………○

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聲明提出調整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之基本原則：（一）「滿洲國」與中國完全外交關係之成立；（二）中日反共公約之締結；（三）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經濟合作，關於中日反共公約，日本要求在本約有效期間駐兵於各指定之地點。至於經濟合作，允許日本臣民在中歐內陸有居住與營業之自由，尤其在華北與內蒙地域，其資源之利用與開發上，積極給日本以便利。二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電訊，指出武漢失陷後，日本亟盼和平，英國有勸中國議和可能，美國將支持英國之主張。（按：武漢失守前自六月所謂「三國還遼」的建議起，一直到此時和以後，不僅敵寇誘降國內投降派求和，同時英美勸和，企圖實現「東方慕尼黑」的危機，仍有加無已。當時某些政界名人，公開響應英美反動派的建議，「重開一太平洋會議，邀請蘇聯和韓國參加」，「成立調解委員會」調解中日戰爭。）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駁斥近衛聲明。二十九日，汪逆發表投敵電，贊同近衛聲明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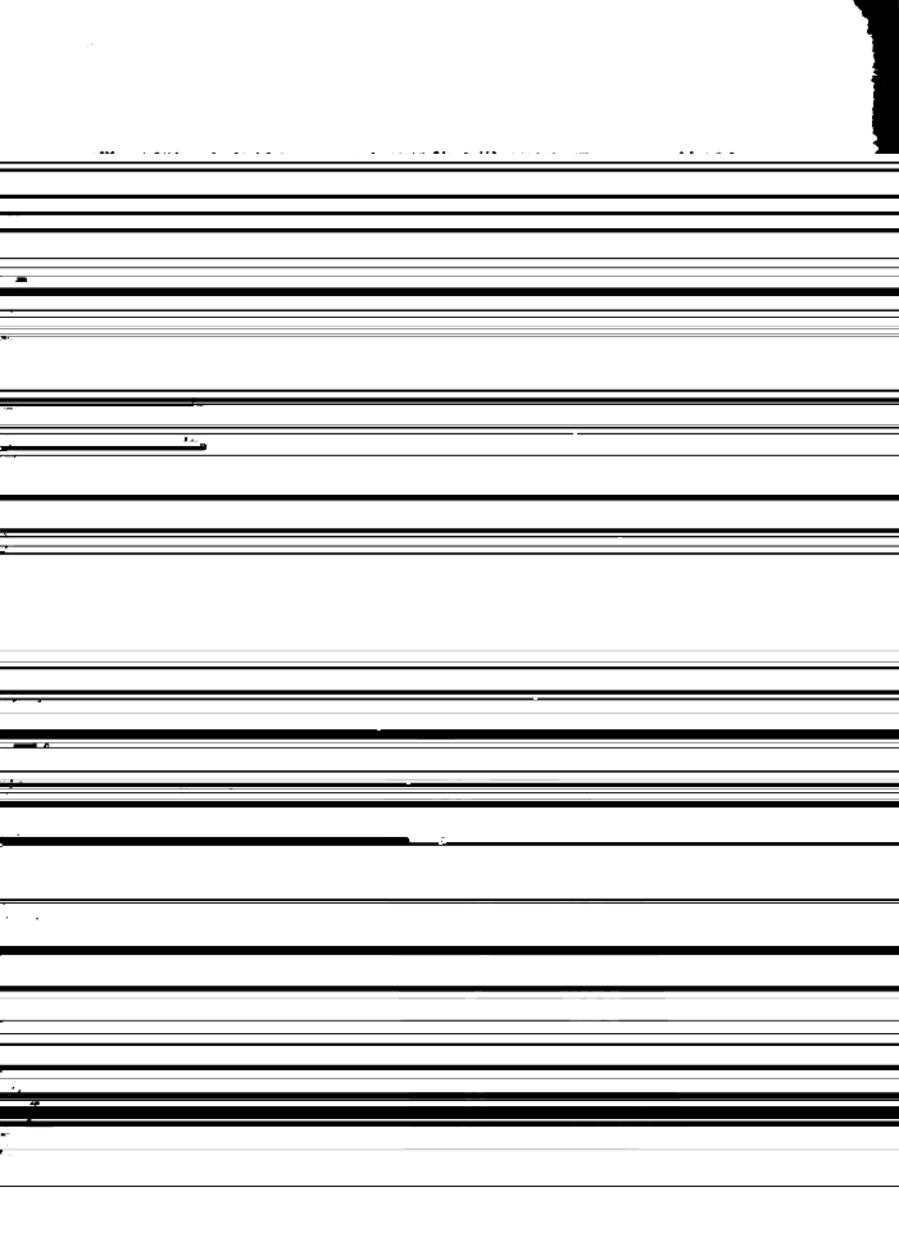
○…………○  
陶百川主張的議和條件  
○…………○

三十一日，國民黨機關刊物『血路』四十四期，陶百川公開發表恢復『七七』以前狀態，放棄東四省為條件的「議和」主張，稱「我們以為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立即恢復淪陷區事變以前的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的

陸海空軍，而由中國軍隊回師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讀者注意：作者此處南北大小傀儡組織，並不包括『七七』前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偽權在內，滿洲國政權更不必言），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

國民黨  
降官題  
名錄

（註）國民黨軍政要人隨汪逆先後投敵者，根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中央委員二十人，其他黨政軍要人二十四人：副總裁行政院長汪精衛（偽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中政會委員）、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周佛海（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政會委員兼秘書長）、監委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偽外交部長，中政委員）、中委陳公博（偽立法院長、上海市長，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中委內政部長陳羣（偽內政部長，中政委員）、監委陳璧君（偽中政委員）、候補中委穆斌（偽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候補監委溥儀（偽國府委員）、候補中委何世偵（偽中執委）、候補中委行政院秘書長曾仲鳴（已死）、龐炳勳、吳開先、陶希聖（許後）、候補監委陳中孚（偽中監委）、監委恩克巴圖（偽中監委）、候補中委張季木（偽中委）、監委顧忠琛（偽中政委監察院副院長）、監委監察行副院長許崇智（不明）、候補中委李福林（不明）、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梅思平（偽中政委員、實業部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楊良楨（偽中央監委，宣傳部政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李重五（偽中委，教育部長）、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陳君慧（偽中政委員，建設部長）、軍府秘書軍委調統局第三處長丁默邨（偽中政委員，社會福利部長）、軍府立法委員林柏生（偽中政委，宣傳部長）、陝西教育廳長周學昌（偽南京市市長）、鐵道部財務司長陳耀祖（偽廣東省長，四屆中政委）、鐵道部參事趙尊嶽（偽中政委，鐵道部次長）、天津市教育局長焦燾（偽中政委，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綏遠財廳廳長蘇濟仁（前爲山西省長）曾連任陝、甘省主席劉郁芬（偽總參謀長，已死）、偽委會常務委員秦德純（偽中政委，中組部部長）、武漢警備司令蔡



、皖北、山東等地區進剿新四軍。對新華日報讀加壓迫，嚴打報了，撕毀報紙，社論一天一連幾篇送予審查均不准刊登。對大後方的共產黨組織則大批逮捕、暗殺，並廣泛推行所謂「自首運動」，以實現其「消滅」各地共產黨的方針。國民黨政治上日益倒退。這一時期重慶與敵偽的勾搭關係，一唱一和，都是以反共為中心。顯然可以看出，敵偽不斷以反共為日軍停止進攻，及變「反蔣」為「援蔣」的條件，而蔣介石實際上在運命照辦反共事宜。

(一) 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反汪與遼東慕尼黑危機的發展

一九三九年

一月四日 敵近衛內閣辭職，五日，平沼內閣成立。

十四日，國民黨刊物血路四十五期陶百川公開發表禁止擴大反汪運動的怪論稱：「某些人且乘機擴大反汪運動，來打擊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陰謀，已經中央發覺和禁止了。」

日寇三拉

十七日，平沼發表演說稱：「……國民政府方面若有巨大人士，要與帝國合作而成為更生新中國之基石，則將歡迎之，共同從事「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出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為恢復遼瀋橋事變以前狀態。

蔣介石二次動搖

二月 九日，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昨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稱：「……中日問題將由列強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解決之，並建議「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尊重在華之日本條約權利」，並說，「對共問題，將成為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註：十一日上海導報社論對「中國官員談話」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造成遼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為了「對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了！」十六日，導報社論續稱：「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

就「中國官員」的談話，我們會於十一日社論中指出說這類話的人是「汪精衛的替身」『汪精衛的靈魂附在那幾位所謂「官員」的身上作祟。』果然，日本及漢奸拿了這種消息，興高彩烈的說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講和了，汪精衛的喉嚨更欣然相告說：『汪先生的建議事實已為政府所接受，不過汪先生認為不如直接談判，而在重慶官員則主張在國際會議中談判而已。』二十日，敵人以便入海南島以答覆英法強硬的照會。（編者按，一九〇七年三月法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換公文，聲明中國不以海南島任何部份割讓第三國。同年法日政府在巴黎簽訂條約，雙方互允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此次日寇悍然不顧英法的說解而侵入海南島，據十三，十四兩日導報社論，認為『日本政府證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都對日本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它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日間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日本之迄今未答覆美英去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存事實的作用。……路透社九日重慶電所傳「中國官員」告知該社記者「遠東國際會議」「轉旋」中日戰爭之說，從這消息裏可以看出兩個意圖：第一，中國的「官員」中隱藏有汪精衛的替身，第二，國際的慕尼黑投降主義者，確實還在積極設法在遠東再造一個慕尼黑協定。』二十日，高宗武辭汪命至東寧與平沼接洽「汪平沼協定」內容。

（二）汪平沼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當局姑息養奸

四月一日，汪逆所寫「舉一個例」在南華日報發表，公佈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記錄中徐次長關於德大使見蔣副總統的報告（見前）並謂「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裏不敢贊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為國家民族着想。」

○…………○  
汪平沼  
商定內  
容  
○…………○

五日，大公報及路透社重慶電訊揭發汪平沼協定內容，大意是勸日寇速起中央軍未就緒前盡力進攻，至遲須於五六月間攻佔西安以截斷中蘇交通，攻佔南寧以截斷安南廣西交通；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攻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咽喉。他認為爲重慶國民政府計，由襄陽至漢中之綫，及由南昌、常鎮經貴陽入川之綫，敵須用重兵以實行中大突破。

○…………○  
汪逆對  
蔣一打  
○…………○

他說，在敵平遠或上項任務後，自任策劃等反共戰爭，有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爲達到上述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蔣宗武攜此條件至東京，與平沼屢次接洽，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並議定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九項。大公報同日社論並謂：「汪逆離電，黨中央予以除名並開處分，並未發動敵法，（按：汪逆於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走，二十九日發出離電，二十九年元月只予以除名並開處分，以後直至同年八月六日因國內民衆聲援海外僑胞將汪逆汪，國府始明令正緝。）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繼續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實爲「姑息養奸」，過於優容。」

○…………○  
卡爾勸市  
○…………○

此外，四月間英大使卡爾曾由滬到渝。當時輿論均謂與勸中國當局與日寇議和有關係。

### （三）反共磨擦中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綫救國」說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磨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繫，實行所謂「走曲綫」辦法，而在此時期應以張蔭梧作代表。

張蔭梧親手主持的聯敵反共的磨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時冀中遼戰方烈，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閥令呂正操退避，後又在安國龐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恆，在規畫，張振安，何鳳林等。此後不久於二九年四月又越過滹沱河，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派深縣協案。此外，張蔭梧在三九年四月還秘密制定了所謂「對日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略方案」，配

今日寇共同來夾擊八路軍，同時在這前後不久，他公開提出了「曲綫救國」論，這種所謂「曲綫救國」辦法，不僅在他的部下流行着，如他所部韓祖光給某部信裏寫道：「刻本旅以受環境逼迫，本人於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夏鄉，已與吳團長取得聯絡，祈貴部於可能範圍內與敵部密切聯系，並祈與石頭莊皇協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得相當聯絡。刻吳團長已電知該部勿令發生誤會。……」同時他還以「曲綫救國」為汪精衛及其他漢奸辯護。

張蔭梧替汪精衛辯護道：「汪精衛不是漢奸，而是「曲綫救國」。」張蔭梧同樣也用「曲綫救國」論替華北著名的漢奸柴恩波辯護了一番，例如張蔭梧在他呈蔣委員長的一通電文裏曾經這樣說：「……柴恩波為保存實力，及實行曲綫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仍為本黨作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與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張蔭梧在他呈軍政部何應欽的一通電文中同樣為柴恩波辯護道：「柴恩波……為實行曲綫救國計，已與敵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區剿匪總司令……名雖皇協，而實……」而實是投降，是向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曲綫「救國」！（編者按：今天國民黨的降官如毛，降將如潮，連張蔭梧「曲綫救國」論的企曲的辯護也用不着了！）

（四）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與「遠東慕尼黑」的再醞釀  
六月十四日起，天津敵實行封鎖津英法租界。

七月二十四日，英日談判初步協議成立，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主要內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認目前中國之實際局勢，而「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佔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要」。同日，新中華報社論稱：「在英日談判之前，日寇要求：（一）英國放棄其「親蔣反日」政策；（二）英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與日本合作，同時在維持天津租界之治安方面，亦與日本合作，……由此可見，解決天津事件不過是談判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則是迫使英國直接對日本侵略投降，迫使他不得不及早起來以「馴服者」的姿